

外资控股徐工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资料图

围绕三一叫买徐工展开的讨论愈演愈烈,这令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始料未及。“现在很多讨论都没有抓住重点,”“徐工是国家战略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决不能被外资控股!这是我核心的观点。”向文波说。

向文波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断语,究竟只是危言耸听?还是真知灼见?我们该怎样用更为理性的眼光审视外资并购大潮下的国家经济安全?

向文波:我就是要阻止外资控股徐工

“今天美国的强权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先进的制造业基础上的军工产业,得益于无可匹敌的信息产业。”向文波认为,“这些产业如果由外国人控制,则意味着我们主动放弃了这一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意味着中国将永远失去在这一产业领域拥有世界一流技术的机

会,也就意味着中国要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

“徐工作为战略产业的龙头企业,在许多产品领域代表了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水平。一起打包卖掉,装备业的前途在哪?再建一个徐工又要花多少年?难道我们要想靠外国人来为我们的现代化提供

装备?”向文波质疑说。

事实上,自去年以来,外资并购我国装备制造骨干企业的动向已引起有关专家警觉。2005年12月,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高梁发表论文指出:“近年来一些地方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革

制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鼓励下,跨国公司乘机加紧并购我国各地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他们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的目的。”

权威人士:徐工不属于限制外资并购行业

“重大装备制造具有研发周期和制造周期长、投资投入大等特点,”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权威人士

在回复国家有关部委的咨询时说,“徐工机械公司目前主要生产压路机等产品,属通用机械工业,而非

‘重大装备制造业’,而后者才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真正要对外资并购有所限制的产业。”事实上,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已将绝大部分工程机械产品设定为鼓励类。

徐工:三道防火墙防范行业损害

“虽然外资并购徐工,与国家经济安全无涉,但作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仍然对外资并购有可能引发的行业损害做了全面防范。”徐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岩松说,“我们在此次并购中至少设立了三道防火墙。”

第一道防火墙是改变了引资对象。与此前所有并购我龙头企业的外资公司不同,美国凯雷是财务投资者,而非产业投资者,这种重大变化显然未在讨论中引起重视。财务投资者与产业投资者的最大

区别在于,它的战略目标不是在工程机械行业做成垄断之势,而是迅速做大、做强它并购的企业,然后拿到国际资本市场,通过股票上市或股权转让赚钱。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它对目标并购企业的期望和操作,与国家、地方和行业对企业的要求较为一致。

第二道防火墙是通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与凯雷签订了严密的限制性条款,使凯雷无法在未来向境外产业投资者直接或间接地出售合资公司股权。“按照这种条款

设定,推动徐工到海外上市几乎已成为凯雷退出的唯一路径。”王岩松说。

第三道防火墙则是“毒丸计划”。即当凯雷以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方式退出合资公司时,如果任何与合资公司构成竞争的潜在投资者,以任何形式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或可能超过15%时,上市公司“自动”启动“毒丸”计划:向除潜在控制人以外的上市公司的所有股东,以人民币一分钱或等值外币的价格按该股

东届时实际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增发上市公司新股,以实质性地增加潜在控制人获得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而需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同时必须迅速提高徐工的竞争力,更好地发挥起龙头企业与境外大型跨国公司抗衡的作用。”

王岩松说:“事实上,与凯雷合作不但不会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造成行业损害,相反,还将增强徐工的竞争力,更好地发挥起龙头企业与境外大型跨国公司抗衡的作用。”

专家:尽快建立外资并购审核机制

徐工并购案所引起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讨论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经济学家张军认为,徐工所处的工程机械业不是战略性行业,不要随意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经济安全不能滥用。目前中国经济还很脆弱,中国现在不是外资多的问题。凯雷并购徐工,肯定跟安全扯不上边。”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隋永滨则表示,外资并购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伤筋动骨”目前还只是局部情况,但任其发展的趋势却很可怕。外资汹涌而至,已经带来了负面效果,那就是行业失去了自主发展的空间,因此,应该态度鲜明地设定限制,因为对外资并购国内制造业实行行政与法律干预是国际惯例。

“市场准入监管与市场垄断监管是不同的,准入与否取决于外资

的特性,而垄断与否则是基于市场竞争。”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说,“在目前还要对外资扩大开放金融、电信等重要领域的情况下,无疑不能把已经开放的工程机械、日化、啤酒、商业零售等行业重新控制起来。”

虽然徐工并购案是否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目前尚无定论,但是该案引发广泛讨论的价值在于,它使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再一次成为公共话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必然趋势,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一套外资并购审核机制,这在欧美早已很完善。”深圳大学金融系主任王国平教授说,“我们也应当建立‘平时不起作用,但达到触发条件,就会自动运行’机制,为企业参与跨国并购构建规范的外部环境。”

卖地潮暗涌 调控新政加速开发商“淘汰赛”

□特约记者 于兵兵 本报记者 李和裕

“因为从银行贷不到钱,‘吐地’的开发商越来越多了。”昨天,上海一家土地中介机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所说的“吐地”,是指开发商将手中的土地及项目资源在土地二级市场转让。

与此同时,上海土地抵押贷款项目开始飞速增多,这两个月的数量翻了一番。业内人士介绍,在土地二级市场,如果开发商不希望出售项目而需要贷款融资,就得通过银行办理土地抵押的委托贷款手续。

二级市场出现“吐地”潮

受宏观调控影响,近期通过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的土地正在减少,甚至在部分地方绝迹。因此,一些希望拿到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商不得不转战二级市场寻找投资目

标。令他们暗喜的是,受宏观调控影响,因资金受阻不得不“吐地”的开发项目很“丰富”。

“虽然没有量化的统计,但明显感觉到供应活跃,接手的下家却变得更为谨慎。”一些土地中介人士介绍。

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自一家房地产律师事务所。6月中旬的一天,一家国资开发企业欲在上海收购土地项目的消息由一名律师通过邮件方式在事务所内部传开,仅一天时间,该律师邮箱里就收到了五份土地转让信息,位置分别在上海奉贤、杨浦等区域,项目包括商用、住宅、低密度联排别墅等众多类型。

“因为二级土地市场的活

跃,房地产业律师等相关产业都已经介入到项目介绍这一环节中。”上海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称。而根据这些中介人士的介绍,最近一轮开发项目的出让热潮多源于资金链吃紧和政策恐慌。

新政后难寻买家

商业银行最近一次的信贷收紧信号是5月24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表态。刘明康称,应有效控制房地产信贷增长,严控贷款总量。随后出台的九部委“十五条意见”明确要求,对项目资本金比例达不到35%等贷款条件的房地产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发放贷款。银行信贷收紧的信号进一步明确。

聚焦新一轮房地产调控

“尽管之前上海已经执行35%自有资金的贷款要求,但新政出台后,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信贷审批还是更加严格了。”上海某银行人士告诉记者。

贷不到钱的开发商不得不转让项目,而接手的买家却显得更为谨慎。上述中介人士称,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目前项目的交易金额已被抬高至一定高度,对接盘人的资金要求更高,而海外资金入市仍有一定的要求,因此有实力的接盘方不多;另一方面,受新政影响,70%以上建小户型的政策还没有明确,面对不符合规划的项目,买家比较谨慎。

土地抵押融资近两月翻倍

与土地转让热潮同时出现的是土地抵押潮的兴起。来自上海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网站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公示榜上的信息显示,近两个月以来,上海各区县被抵押的土地块数出现比较惊人的涨势:今年3、4月份,有20幅地块入榜,但5月份至今,已有40幅地块入榜,增幅100%,而去年8月至12月的4个月里,上海各

区县仅有16幅地块入榜。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调控对开发商资金链的考验。由于去年的宏观调控中上海已有部分房地产项目销售受阻、信贷吃紧。“国六条”之后,还没有“喘过气来”的开发商无疑压力更大。加上房地产融资渠道的依然短缺,通过土地抵押等方式加大融资力度就变得更为普遍。

业内人士指出,在房地产行业,拿地后先将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以此作为启动资金,等销售回款后再偿还欠款的操作模式,一直是许多企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制胜法宝。但这次的抵押土地增加,主要是二级市场的交易需求。比如开发商想从其他企业获得贷款融资,也需要将土地抵押,并通过银行进行委托贷款备案。

但是,上海的一些金融人士表示,这种高信贷开发模式隐藏着极大的财务风险,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缺乏自有资金的房地产商无法为债务清偿提供合理保障,就转化为由抵押权人(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承担担保由开发商承担的风险,要对此高度关注。

公告新闻

徐工:现阶段免谈竞购

□本报记者 何军

身处舆论漩涡的徐工集团将徐工科技作为其发表观点的载体,并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彻底吹灭了现阶段竞购徐工机械的希望。

徐工科技今日披露,在国家有关部门审批过程中,徐工集团不与任何其他投资者就徐工机械改制事宜进行任何谈判或协商。

徐工科技公告称,经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集团)获悉:徐工集团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开、公正、公平地推进其全资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以下简称徐工

机械)的改制工作,徐工机械股权转让和增资的招投标程序已经完成,徐工集团与最终受让方凯雷徐工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已于2005年10月25日签署了关于徐工机械改制的相关交易文件。截至本公告日,徐工机械改制已经取得徐州市人民政府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的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和商务部的审批尚在进行之中。

徐工集团将严格遵守徐工机械改制的相关交易文件中的承诺,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过程中,不与任何其他投资者就徐工机械改制事宜进行任何谈判或协商。

徐工科技表示,公司将密切关注徐工机械改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徐工细说引入凯雷原委

徐工机械,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缘何要引入外资并购?处于漩涡中心的徐工集团,其职工又如何看待这次并购?

股权危机 引发改制

据徐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岩松介绍,1989年,徐州市为做大做强徐州的工程机械产业,把多家市属国有工程机械企业合并成立徐工集团。经多年发展,徐工集团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工程机械研发、制造和出口企业。

由于进入集团公司的企业良莠不齐,徐工集团在迅速壮大的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2002年徐工集团以“债转股”为契机,整合旗下核心企业,成立徐工机械公司,徐工集团持有51.32%的股权,华融、信达、东方、长城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合计持有48.68%的股份。2003年信达等资产管理公司拟拍卖所持股份,并已对海内外发布招标公告,徐工集团最具竞争力的竞争对手、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卡特彼勒公司意欲收购,徐工集团爆发股权危机。

为化解此次危机,徐州市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反复协商,获准由徐工集团以溢价、全额回购股权,全部回购资金约6.8亿元。

“这笔钱大部分是从银行贷款来的,要最终化解危机、轻装上阵,就必须引进战略投资者。”王岩松说。

凯雷最终胜出

2003年春,徐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正式启动徐工整体改制工作,向海内外发布项目推介,国内外三十余家企业和基金机构,于2003年秋向政府有关部门和徐工

集团提交了《项目建议书》,其中既有德隆集团和三一重工等十余家民营企业,也有卡特彼勒、美国凯雷等十余家外国公司、机构,在由政府组织的首轮筛选后,至2004年6月和10月,徐工并购先后完成两轮正式竞标,全球最大的基金投资机构、在全球管理着300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凯雷投资集团最终胜出,美国凯雷拟斥资3.7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公司85%的股权。

改制方案获高票通过

据一位全程参与徐工并购案谈判的高层人士介绍,在徐工并购案谈判中,我方明确提出了两个条件:外资并购徐工机械以后,所生产的各类产品,必须继续打徐工品牌;同时必须迅速提高徐工的核心技术水平,新上发动机生产项目,填补长期以来徐工不能生产核心部件的空白。但是以卡特彼勒为代表的产业投资者所无法接受的。

与卡特彼勒不同,美国凯雷答应了徐工的“苛刻”要求。

2005年9月,徐工集团和徐工机械公司分别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改制方案》,《改制方案》以高票在两个职代会上获得通过。徐工集团职代会219人同意、2人反对、1人弃权;徐工机械公司职代会全票通过。

最新消息显示,今年2月份以来,徐工集团当年用于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回购徐工机械股权的6.8亿元资金部分贷款已到期,至今已两度办理了为期三个月的展期,据测算,仅这6.8亿元的回购资金成本和4亿元的或有负债每延迟清偿1天,徐工集团就要多付利息18万元。

(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记者观察

开发商:挣扎一试还是死心离场

□特约记者 于兵兵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全国各地土地二级市场的项目转让与土地抵押悄然增加。这背后是各类开发商第一轮的反应:或挣扎一试,或死心离场。

然而,这仅仅是“银根紧缩”、“土地整顿”等新政策刺激下的第一反应。要想真正将土地市场理顺、矫正,也许远不是这样简单。

“国六条”出台之初,上海一位学者称,之所以本轮调控更深层、更彻底,是因为触及了土地和保障两大关键领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房价。“把这两头抓住,调控就会达到效果。”评价格言犹在耳,相关土地环节的调控效果已经体现出来。

先是银监会5月24日的严控信贷的六点意见,将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土地储备贷款的风险权重提升至150%至200%,明确要求严控房地产信贷增长。另一个鲜明的信号来自国土资源部的土地清理,直指闲置土地和违法用地。据国土资源部地籍司司长樊

志全透露,目前我国城市人均用地面积已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近1/3,而耕地保有量却从1996年的19.51亿亩急降到2005年末的18.31亿亩。

开发商逐渐意识到,以前闲置两年以上却没有收回的土地这次可能难以逃脱。

关于违法用地,国土资源部近日下发紧急通知中要求,要清理“以租代征”等违法用地。对违法进行农用地转用审批和“以租代征”等非法批地的行为从重处理,将对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凡此种种,都传递出越来越清晰的信号:这一轮的调控无论决心还是力度,都将史无前例。

但是,土地调控,作为此轮调控的重中之重,既有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待解,又涉及各种复杂的矛盾纠结。尽管市场已显整合之势,但还远未被理顺。就像江苏土地协会一位专家所言,“要想在我们自己参与制造出来的存量土地上去创造和盘活,是件很无奈的事情。”

漫漫的调控之路,或许才刚刚开始。